

# 致敬传递光的执火者

王 威

(日本人称之为“敌国人集团生活所”)。从1942年春天到1945年8月,这里先后关押了英、美等20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侨民,是当时中国境内集中关押侨民最多的集中营。《虞河桥》以此为背景,用在押侨民诺亚的视角,写了墙内的残酷生活。一开始,小说写得极不顺利,当废弃第五个开头时,我终于放弃第三人称,改用第一人称叙述。记得那天,当男主角诺亚以“我”的姿势出来,讲述被囚禁的日子时,我心中的石头落地了。我知道,关于潍县集中营的全新长篇小说诞生了。

集中营十字楼的阁楼窗户,是营内看向墙外的唯一窗口。创作的过程中,我经常上去,一个人站在窗前,看墙外的绿树,看墙外的虞河,看墙外那些热烈而又自由生活的人们。那年,被囚禁的诺亚通过这扇窗,也看到了墙外的虞河,以及居住在虞河边的中国男孩。他在心里默默为男孩取名“比尔”。诺亚从比尔身上看到了光,为了留住心中这道光,他以比尔为原型,把集中营里的囚禁生活,画成连载漫画《虞河桥》,并且创作了同名话剧。当时的他并不知道,他创作并导演的这部话剧,葬送了比尔的生命。

其实,比尔在书中只是一个隐喻。他不只是墙外那个中国少年,他也是成千上万个在战争中失去美好生活的少年。在诺亚眼中,墙外的比尔是自由的,他自由地奔跑在虞河边,自由地放飞风筝,自由地跟他致敬……当比尔被日军淹死在虞河里,诺亚才终于明白,世界早已失去了自由,在战争面前,没有一个人、一座城,能独善其身。无数人为之奋斗的,正是打捞沉没在

黑暗中的自由,解禁被关押进牢笼里的自由。

当我写到,为了纪念墙外的中国少年,诺亚将母亲和继父生的男孩改名为“比尔”时,我知道,诺亚真的成长了起来。“比尔”名字的延续,不只是精神的延续,也是人类文明的延续,精神和文明是侵略者杀不死的,会一直存活于世,不管世道如何艰难,天空如何黑暗,总有执火者会把手里的光传递下去。侨民们对潍县集中营的感情是复杂的,正如书中老年的诺亚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提到:“当我们被解救回到英国时,我的弟弟却每天哭闹着要‘回家’,他称潍县集中营为‘家’。这个称呼对他来说没有错,因为他出生时看到的第一眼就是那里,他在那里学会了走路,学会了说话。正如他所称呼的,潍县集中营既是我们的监狱,也是我们的家。那里既令人窒息又令人依恋,既令人感觉温暖又令人感觉恐惧,世界上恐再难找出第二个地方,让人有着如此复杂的感情。”

对侨民们来说,那时的潍县集中营是他们的“家”,他们的家人在那里,他们全部的生活在那里。可是他们的精神和身体却是被囚禁的,他们看不到未来,饥饿和恐惧总是相伴左右,有人因此而自杀。墙外的潍县百姓也是千万个“比尔”,他们对侨民的援助,又令营内的暗无天日多了温暖和希望,多了文明的气息。

其实那时的潍县百姓,日子过得甚至不如集中营里的侨民,日军对他们的残暴更甚于对侨民。可他们的出现,让侨民们有了活下去的力量。一个备受压迫的民族,帮助另外受压迫的民族,这种大义让集

营里的侨民,让现在参观潍县西方侨民集中营旧址博物馆的各国人民,都不禁潸然泪下。

在书中,写起来最困难的当数集中营里的孩子们。作为一名母亲,很多个深夜,我坐在电脑前,想象集中营里曾被关押的儿童,内心灰暗而悲伤。尤其是那些出生在潍县集中营的孩子们,他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,他们以为生活的常态就是岗楼、电网、饥饿、寒冷和恐惧。强大的生存欲望,让他们的身体不自觉地习惯了恶劣的环境,顺从了不良的情绪,只剩活下去。也许让孩子们一直停留在这种无知的年龄,是作者对他们最大的慈悲,是把战争对孩童的伤害降到最低的一种做法。可现实是孩子总会长大,战争总会结束。当这一切来临的时候,童年的记忆会慢慢侵蚀他们的未来。如同老年的诺亚即使患了阿尔兹海默病,也没有忘记那个中国少年之死。这是最令人痛苦的地方。

墙外的比尔死后那段时间,我经常化身诺亚,坐在十字楼阁楼的窗台上,呆呆地望着墙外的虞河,那个抱着大白鹅在虞河边奔跑的少年永远回不来了。这一刻,不但诺亚醒过来,我也更加坚信,唯有和平永驻,人类才能不重蹈覆辙。愿世间再无战争,愿虞河桥永远通往和平。

(作者单位:齐鲁文化(潍坊)生态保护区服务中心)

## 批评前沿



当前,地方性书写蔚然成风,跨界介写作亮点纷呈,新大众文艺成为创作增长点,人工智能给写作带来更多不确定性……为精准把握当下文学现场的新现象、新动态、新趋势,本版开设“批评前沿”栏目,以书评形式推介优秀理论评论著作,期望能抛砖引玉、以启新思。

——编者

## 透视时代文学的谜面

张 昕

曾攀是80后批评家的代表人物之一,具有学者、评论家和“学术型编辑”的多重身份。他新出版的专著《未拆封的隐喻——当代中国文学前沿论题》(花城出版社),延续并体现出其对当代文学前沿问题的敏锐洞察,呈现出思考的成熟度、广度和“能见度”。该书较为精准地考量出中国作家的写作和文学批评的真实“参数”,直面正在发生的、尚显“混沌”的文学现象,以“问题意识”指涉、介入和拆解极具时代性的命题。这充分体现出一批批评家的当代立场。

这本著作试图回答的根本问题是: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”中,文学何为?文学如何呼应并塑造新时代的精神图景?在主体性、实践性、发展性与时代性等层面,文学批评如何建构起自身的意义系统、话语伦理、价值谱系?在这里,作者从若干维度探讨我们的想象力如何连接当代现实;从新媒介、新大众、新文艺等话题,切入和剖析新时代文学与历史、人民如何互动;当代作家作为写作主体、经验主体,在价值形态和艺术追求上究竟有何新的变化;在重构乡土想象、城市想象的过程中,作家个体精神、文化身份如何转变与重新确立;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下,如何理解中国文学与世界同时代写作的互动关系。

“乡土”“南方”“海洋”“新时代”“新大众”“喻象”“汉语书写”“世界性”“地方性”,构成这部专著的关键词和核心概念。这些词语,既能让直面当下的文学批评嵌入文本深处,也为当代批评建构起新的理论框架,从而展开对当下极为壮观的文学景象的梳理与呈现。作者正是通过这些“谜面”,厘清时代和历史、现实互动状态下“地方”作为“整体”的隐喻、“乡土”作为“现代”的隐喻、“未拆封”作为“悬而未决”的隐喻,进而实现在“混沌”中捕捉“症候”、在“地方”中发现“世界”、在“新变”中发现“传统”。“未拆封的隐喻”沉潜于文本中沉默而充满能量的细节中,作者依靠、秉承兼具历史性的、当下的学术勇气,捕捉新时代的文学经验,为正在发生的、新鲜的现实经验赋形,并揭示那些发生在“此刻”叙事转型的实践价值,探索理论话语的本土生长,进而激活文学批评的美学生态。

关于“新乡土叙事”,作者的论述本身就是一个“拆封”的过程,他在“拆封”一个正在发生的、充满无限可能性的文学现场。作者认为,“新乡土叙事”主要涉及新时代脱贫攻坚和乡村全面振兴以来的山乡巨变,强调“新乡土叙事”对于百年变局下文学创作的承袭与超越,更有突破和超越。如何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目标,摆脱单一叙事模式的束缚,追求对乡村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发现,以新的美学风貌塑造当下乡村的复杂面貌,是当代作家的使命。

《未拆封的隐喻》从空间维度,拓展了对文学审美、文学叙事的认知。书中对“作为方法的地方”的理解、辨析,尤其值得注意。在分析“新南方写作”时,作者不仅将“南方”视为地理坐标,更视其为一种“移动的边界”和“复数的”文化场域。如何在“复数”的南方中提炼出共通的“南方性”,从而直面地方性书写的局限、困境和挑战,是作者的问题意识。

该书还关注到文化、文学传播媒介与写作主体关系的内在变化。对人工智能写作、新大众文艺、新时代文学创作的讨论,充分显示出作者对技术变革及其叙事开放性的敏感。将“人工智能重估学术”与“新美学形态”并置,作者触及数字时代文学创作主体(从人到机器)、传播路径(从纸质到网络)和接受方式(从阅

读到交互)的根本变化。作者指出,新媒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创作主体,也在重塑文艺主体的形态,这就意味着作家需要重新理解自己的角色,即作家可能不再是孤独的创造者,而是情感、文化共同体的建构者。这也意味着作家或读者都更需要触动心灵的文字,在文学仍然是“人学”的本质层面,坚守文学的品质、本质和使命——情感的表达、人性的观照、精神和灵魂的安顿,抵达我们时代的精神症候。

在人工智能时代,曾攀秉持着人文工作者的自我约束和修养,在阐述中呈现出兼具性灵与质地的文字。可以说,他以其坚执的学术信仰、严谨的学术操守和丰厚的学术储备,为那些等候被发现、被拆解的命题刻印上了沉甸甸的“邮戳”。这部专著聚焦前沿领域,思索新时代文化、文艺、文学变局中若干核心命题,这无疑是将那些重要的、隐而未彰的意义和价值“拆封”出来的批评实践。在“后记”中,作者以“未拆封的隐喻与悬而未决时刻”为题,来暂时“搁置”对有关“隐喻诗学”的思考,这恰恰应和着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“未完成性”之未竟状态的期待。关于现代性、时代性的文学隐喻,或许始终就是“未拆封”的存在,在这里,曾攀理论思考的意义也就凸显出来。

也许“悬而未决”正是当代文学、新时代文学的永恒魅力。“未拆封的隐喻”作为本书的核心意象,其命意本身就有理论张力。“未拆封”指涉一种悬而未决、充满可能性的中间地带和状态,强调其连接现实与幻想、过去与未来的功能。这表明作者关注的不仅是文学形式的创新,更是文学如何在不确定性中成为精神探索的载体;同时,它也是一种象征,是批评家直面新现象、新问题和新方法,深入拓展文学研究和批评的空间维度和场域,打开我们的想象和新格局,并揭示文学、文本深层意义和蕴藉的学术姿态。

(作者系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)

## 《诗歌的肖像》:描画诗人的命运与灵魂

本报电(记者张鹏禹)近日,《诗歌的肖像》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。该书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最新诗歌评论集,聚焦徐志摩、郑敏、海子、顾城、伊蕾、欧阳江河等20余位中国现当代诗人,既解析《再别康桥》《金黄的稻束》等经典文本的语言密码,也追溯诗人的生命轨迹。从郑敏与里尔克的“精神对话”,到海子“一次性诗歌行动”的哲学内涵;从徐志摩给新诗带来的表现形式和语言变革,到欧阳江河“智力写作”的当代转型,作者以“同行者”姿态,以跨时代视野与细腻的情共力

剖析诗歌文本,并追问文字背后诗人的精神处境与生命实践。张清华认为,好的诗歌本身也有肖像:“期望通过一首诗、一本诗集,去追问诗人的性情、胸怀、灵魂、处境、痛苦与欢乐,最终探究诗人精神世界的总和,甚至他的命运,以此试图描摹出诗人的精神肖像。”在此基础上,他阐释了“生命本体论诗学”的主张,认为“生命本体,就是从诗人生命人格实践的根本向度,去阐释和评价诗人的作品,去实现一种由主体生命投射的理解和印证”。《诗歌的肖像》即是对这种观念的实践。

## 创作谈



映照着宏观社会结构。作家把握住了军营与社会的关联,使小说集在讲述一个个生动军旅故事的同时,又十分接地气。即使身处军营,他们也和普通人一样,会面临人际关系的处理、理想与现实的平衡、选择的得与失等诸多难题。小说集瞄准了这一点,进而推动我们深思自我的价值、校正人生的航标。

军旅生活的冷峻与日常生活诗意的融合,是《瞄准》的特点。北乔在呈现军事训练的紧张与严肃时,巧妙穿插诸多富于生活气息与人性温度的细节。一些“软性”场景的融入,如同交响乐中的柔板,有效调节了叙事节奏,使作品张弛有度,避免了高强度叙事可能导致的阅读和审美疲劳。同时,充满烟火气息的描写,挖掘出日常生活的充沛诗意,柔化了军旅题材的硬朗线条,增强了作品的情感渗透力与艺术真实性。

《瞄准》向读者展示了多维的军旅文学空间,为处理个体经验与读者共情、军旅题材特殊性与现实社会普遍性的关系,提供了启发。

(作者单位:中南大学人文学院)

的跨时间流动,女性在城乡间的跨空间流动,均为这种流动性增添了注脚。值得注意的是,小说集以《外面天气怎么样》为名,足可见同名小说在集子中的独特分量。它讲述了一位“北漂”的生活,主人公的工作异常繁忙,无心体验户外的精彩世界,却不时问出“外面天气怎么样”,这便为读者呈现了一个“呼吸”的间隙,让人感受到人物对生命的痛与爱。8篇小说如同一面镜子,映照出当代女性生活表象下被遮蔽的细微情感,也令读者在这些溢满细腻情思的字句中,寻得一个真实的自己。

(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)



## 军营生活的万花筒

——评北乔《瞄准》

杨婉笛

拉军歌等各种方式提振士气、赢得第一。战士们“见第一就争,见红旗就扛”,他们的一言一行体现出坚不可摧、勇往直前的斗志,流露出独属于军人职业的气质,也激起了读者的由衷敬佩。

新世纪军旅题材创作摆脱了典型化、理想化的扁平人物塑造,逐渐达到了和平环境下“英雄之崇高”与“人之人性”的平衡。25年的从军经历为北乔提供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扎实的生活基础,对于过往的军旅生涯,北乔有美好怀念,更有理性回望。在他笔下,军人不是无所不能的英雄,而是有着各自不同的性格特点与成长路径。作家以全面发展的眼光审视军人,赋予其人性的温度与现实的重量,不仅呼应了新时期以来文学对“人”的重新发现与深度书写,也体现了军旅文学自身在历史演进中的内在嬗

变与美学拓展。《虚光》中,新兵左佳圆滑世故、善于投机取巧,初入军营时心高气傲、偷奸耍滑,在老兵的指引下,他逐渐改正了坏习惯,端正了态度,领悟到自己要真正当好兵。《天空有云彩》中的马龙则展示了排长“兵头将尾”的独特处境。他遭遇过误解、受到过处分,但仍坚守本心,终于拨开了迷雾,迎来了人生的彩虹。左佳、马龙等人物形象既有军人的职业特点,也浓缩着无数普通人的影子。

小说集在反映军旅生活的同时,更以其内在肌理照见了广阔的社会现实。作家始终坚持以“人”为核心坐标,穿透表象而洞察到了军营生活的内质,揭示其与社会同构的深层逻辑。纵使身处军营,作为“社会关系总和”的人依然是社会的组成部分。于是,军营作为一种高度凝练的微观社会场域,集中

## 唤醒被遗忘的“瞬间”

——评蒋在《外面天气怎么样》

卢 楠

一个个“瞬间”或许短暂,却宛如一条隐秘而深邃的通道,让我们得以深入其间,窥见女性在时代变迁和生命轮转中,如何执着而笃定地摸索灵魂的栖所。

曾几何时,作家追踪女性的命运走向,往往倾向于为她们确立命运的归属感,正所谓生有所归,心有所属。即便归属之地并不完美,但一个明确的结局,或许恰能为下一次出发提供精神支撑。在蒋在的小说宇宙里,明确的结局、带有未来感的叙事似乎被消解了。她笔下的女性普遍徘徊于“中间”地带,既没有在稳定的角色中觅得内心的平静,也未曾在城市的快节奏里明晰自身的坐标,这些角色处于成长的、未完成的状态,因而是迷人的、动人的。用作家自己的话说,写作的过程就是逐渐在黑暗中摸索,洞察一个又一个隐秘且不确定的幽深

空间。为此,她不再专注于描述具体的事件、追踪故事的线索,而是尝试以显微镜般的观察手法,放大女性生命中那些容易被忽略却又异常珍贵的“瞬间”,为之赋予意义。稍纵即逝的“瞬间”并非孤立的时间节点,它与个体的存在价值、身份认同、情感记忆紧密相连。作家善于窥探时间如何在主人公的身体之内流动,又如何某个神圣的时刻,使灵魂悄然摆脱身份与身体的束缚,获得精神的自洽。这种专注于“瞬间”的思维方式、冷静的旁观者视角以及深切的共情能力,使蒋在的小说超越了对事件本身的叙述。她忠实记录着人物鲜活的生命体验,这种体验本身就透着生命的坚韧之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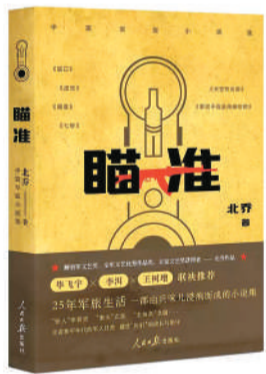
蒋在的文学世界具有显在的“流动性”,思想在本土与异域间的跨文化流动,情感在记忆与现实



长篇小说《虞河桥》完成后很长一段时间,我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去虞河边,看桥上川流不息的车辆,看河对面二战时期的潍县集中营,如今的潍县西方侨民集中营旧址博物馆,遥望馆内那座陈旧的十字楼……这一切,总会在某个瞬间,让我恍惚觉得自己真的在潍县集中营里生活过。

长篇小说《虞河桥》中,那个时常站在十字楼阁楼的窗前,眺望虞河的侨民诺亚是我;那个在虞河边抱着大白鹅奔跑的中国少年“比尔”是我;那个因不能承受生命中那些不能化解的重负,自杀身亡的拳击手尼克也是我……我知道,创作《虞河桥》时翻阅过的那些潍县集中营的史料,在创作完成后,终于显现出了它令人刻骨铭心的杀伤力。

那是人类历史上的黑暗时刻。山东潍县乐道院始建于1882年,是集教会、学校、医院于一身的综合性场所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1942年3月,日本为报复美国限制日裔美籍人士在美国本土活动,将山东潍县乐道院改造为西方侨民集中营



6个故事、6个角度,北乔中篇小说集《瞄准》(人民日报出版社)以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洞察,为我们呈现出一幅生动的军营生活图景,勾勒出和平年代军人的精神底色和丰富的内心世界。

小说集以充满生活气息的语言,塑造出一系列有血有肉、青春阳刚的军人形象。《七秒》中,张成宇的攀登小组抓紧一切时间刻苦训练,不断改进方法、相互磨合,只为打破7秒的纪录;《军歌》不仅是用来唱的》中,营长赵中伟力求在考核中让自己带的二营超过久居第一的一营,他愈挫愈勇,通过篮球赛、

“A Breath in Between”,可直译为“中间的呼吸”。作为蒋在中短篇小说集《外面天气怎么样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)的英译名,当这列泛着金色的字符闪现在小说集封面上时,我们或许可以揣测到,“中间”意味着特定的生存境遇,而“呼吸”则隐喻着人们在世俗的某一瞬间,突然迸发出的对原始、清新、自然精神的执着向往。

作品集收录的8篇小说,主人公皆为女性。她们都处于专属自身的“中间”状态,在现实与记忆的褶皱里挣扎徘徊。也许是特意安排,小说集中的作品以两篇为一组,形成了蒋在言及的“奇异的对称关系”。它们相互构成镜像,便于展开对照阅读。如,《初雪》和《11号病房》,渲染了女儿对父母血浓于水的依附之情,以及逃离情感纠葛的内心矛盾;《外面天气怎么样》和《许多》形成对比,前者写由乡入城,后者写离城返乡,揭示了女性与城市关系的多重面向。对这些主人公而言,“中间的呼吸”或许是日常情感危机中的片刻停顿,是身处城乡文化夹缝间的心理调适,也是记忆与现实碰撞时的刹那失神……